

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 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3）

孟真先生賜鑒敬啟者 泉自一九二五年開始研習藏文
後即深感藏漢字典為不可缺少之工具只以當時個
人生活問題尚無辦法而編纂字典之工程不但至少需
十餘年之光陰即紙筆費一項亦非數百圓不辦故當時
雖有此夢想實無此財力其後就事北平各書館曾以此事
向袁守和先生建議未蒙採納泉亦知各書館之職務在
編輯目錄供人閱覽且若有來館閱覽蒙藏文者自能
認識原文之書名故譚為漢文亦非急需實不能強令
館方接受余之提議待就事研究所後始以為在此研
究語言之機關當有償余素願之機會孰意向
先生提議數次都遭拒絕惟泉在所中之工作以無此最低
限度不可或缺之工具蹉跎歲月不能作寸步之進展
尸位素餐五內焦急如焚不得已只好再鼓勇氣擬向
先生作慨切之陳詞乃見 先生後甫一開口道
及字典二字即痛遭駁斥意謂以泉之學力作此非份之
妄想實係荒謬無以復加此事 先生或已忘却由余
過去經驗使余受打擊最甚之事每為 先生所最不經
意之事惟泉以此事所受之刺戟頗深 先生當時之聲口
語調不但在十餘年後之今日猶如在目前即再過三十年
後恐亦不能忘却也此後不得已乃決意於回家後以晚間
及星期日之光陰從事字典之編纂擬先將日人柳亮
三郎所校印之梵藏漢和四譯翻譯名義大集之萬餘
卡片加以整理依藏文字母排列作為此字典之初步每
晚在燈下鈐寫校訂常至夜深以興趣所在毫不為苦
余在研究所前後六七年間有大部光陰所謂在所中「工作」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巫承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凡例

1. 底線：即專名號，如用於人名、族名、國名、地名、機構名等。若原檔中有以底線加強語氣者，亦照原檔加底線保留。
2. 《 》：檔案內提到之出版書籍與期刊名稱，以該符號標示。原檔以~~~~~表示。
3. 〈 〉：檔案內提到之期刊論文，以該符號標示。原檔以~~~~~表示。
4. [] 和 ()：為原檔補充說明之符號，() 皆以全形表示。
5. 9 號字體：檔案並排文字，檔案書寫者謙稱自身之詞，以 9 號字體表示。
6. □：原檔存有汙損或無法判讀之字體，以□表示。
7. 顛倒：原檔書寫顛倒之符號表示，表字詞交換之意。
8. 【 】：原檔文句間的小字、夾注或其他人撰寫之字跡、批注，以【 】表示。

其他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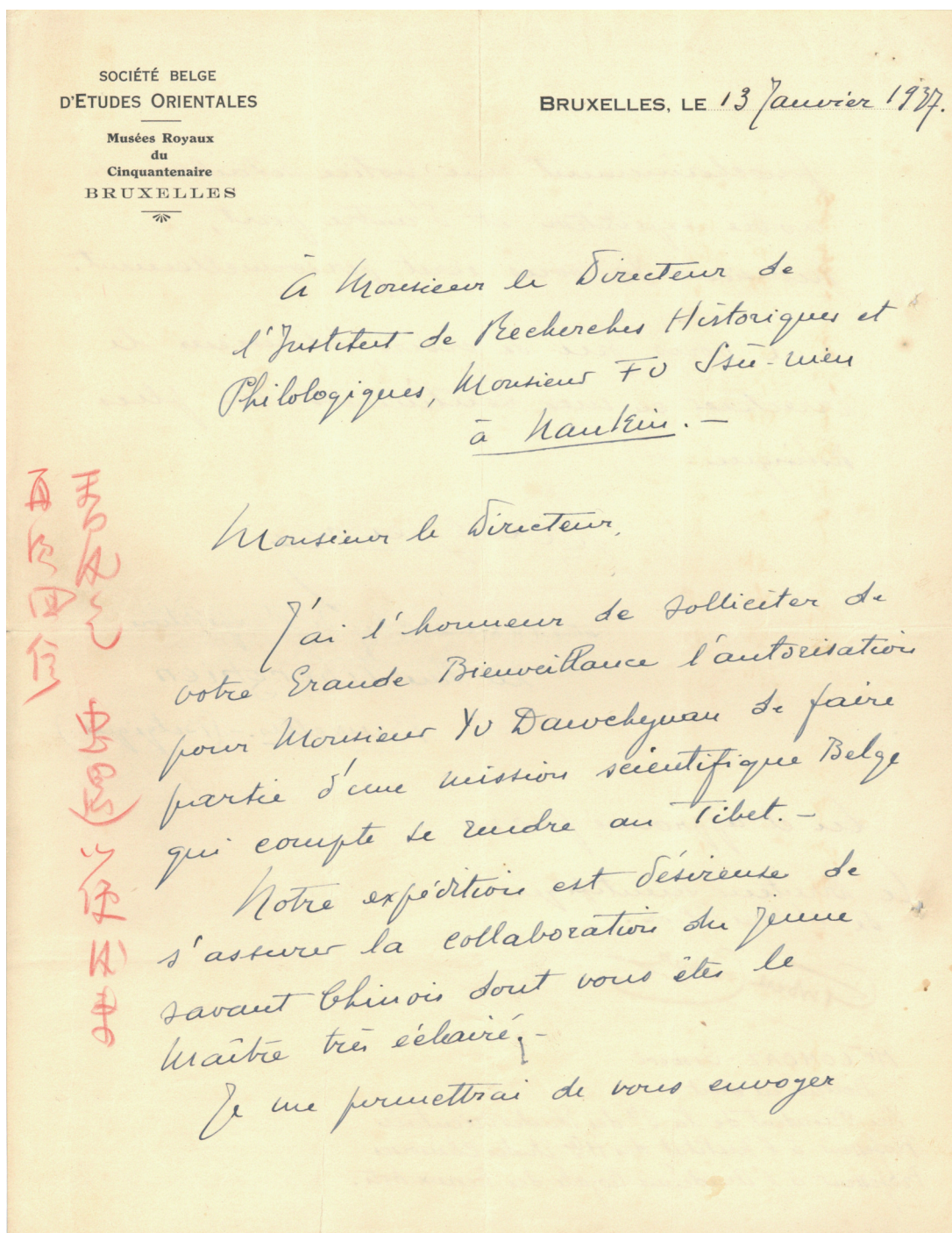
1. 所有檔案依作者之句讀為準。若無或內文僅部分句讀，則由整理者另行句讀。請讀者自行參閱比對原檔照片。
2. 檔案撰寫者塗改之錯字，不錄。
3. 原檔中出現之異體字，錄文以異體字表示。原檔為草書撰寫者，除非可明確判定為特定異體字，則仍作正體字。
4. 附錄之檔案錄文以標題、日期（不明者不錄）、檔號、錄文、注釋之順序進行編排，並遵照原檔內容分頁。

索引

- 1 JEAN G.DEVAUX 來函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166
- 2 于道泉致函傅孟真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174
- 3 于顧文波致函傅孟真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178
- 4 于道泉致函傅孟真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180
- 5 于道泉致傅斯年函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194
- 6 抄錄杭立武致傅斯年電.....196
- 7 王世杰電朱家驊傅斯年.....198
- 8 于道泉函傅斯年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200
- 9 顧維鈞函傅斯年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224

1 Jean G.Devaux 來函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①

檔號：元 62-23



^① 本件檔案校注過程承蒙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提示，特此致謝；惟錄文、譯文文責，皆由筆者自負。

法文錄文：

SOCIÉTÉ BELGE D'ETUDES ORIENTALES

Musées Royaux du Cinquantenaire

BRUXELLES

BRUXELLES, LE 13 Janvier 1937

à Monsieur le Directeur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Monsieur Fu Ssu-nien
à Nankin.

Monsieur le Directeur,

J'ai l'honneur de solliciter de
votre Grande Bienveillance l'autorisation
pour Monsieur Yu Dawchyuan de faire
partie d'une mission scientifique Belge
qui compte se rendre au Tibet.

Notre expedition est désireuse de
s'assurer la collaboration du jeune
savant chinois dont vous êtes le
maître très éclairé.

Je me permettrai de vous envoyer

中文翻譯：

比利時東方學會^②，比利時皇家美術館^③，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1937 年 1 月 13 日

致南京－歷史與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

所長先生：

謹此請求閣下仁慈准許于道泉（Yu Dawchuan）先生加入即將前往西藏的比利時科學考察團。本次考察團希望能夠得到由閣下親自指導的這位優秀中國青年學者的協助。

【左方紅字】

看後乞 惠還以便後來

再次回信^④

② 比利時東方學會：比利時東方協會（Société Belge d'Études Orientales，現名為 Société Royale Belge d'Études Orientales）成立於 1921 年，首任會長為印度學學者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2017 年，比利時國王授予“Royale”（皇家）頭銜因而改名。

③ 比利時皇家美術館：比利時皇家美術館（Royal Museums of Fine Arts of Belgium）位於布魯塞爾，成立於 1801 年，是比利時歷史最悠久的美術機構之一，現由多座博物館組成。

④ 此處對話對象可能為錢昌照。傅斯年接獲此信後，曾轉交錢昌照，並於函中稱「看後最好能惠還存卷」；其後亦確實再次致函回復。因于道泉出國係受資源委員會補助，惟其滯留未歸期間仍收到此信，傅斯年遂向錢昌照致歉。參見元 62-28、元 62-30，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第 2 冊，頁 778-779。

prochainement une notice détaillée de
notre expédition et d'autre part,
Monsieur V. vous écrit personnellement. —

Je vous prie de croire, Monsieur le
Directeur en mes sentiments les plus
distingués. —

Jean Devaux

DEVAUX J.G. chef de l'expédition

20 Rue Tiberghien

Bruxelles. — (Belgique.)

Lu et approuvé par :

Le Directeur scientifique
de l'Expédition.

Gisbert Combaz

M^r COMBAZ - Gisbert

Docteur en droit

Vice-Président de la S^c des Etudes Orientales

Professeur à l'Institut des H^l Etudes Chinoises

Professeur à l'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

法文錄文（續前）：

prochainement une notice détaillée de
notre expédition et, d'autre part,
Monsieur Yu vous écrira personnellement.

Je vous prie de croire, Monsieur le
Directeur, en mes sentiments les plus
distingués.

Jean G Devaux
DEVAUX J. G. chef de l'expédition
20 Rue Tiberghien
Bruxelles (Belgique)

Lu et approuvé par:
Le Directeur scientifique de l'expédition,
(Gisbert Combaz)
Mr. Combaz-Gisbert
Docteur en droit
Vice-Président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Orientales
Professeur à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Professeur à l'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

中文翻譯（續前）：

我將於近期內另行奉上本團的詳細說明書。此外，于先生亦將親自致函閣下。

謹此，敬祝

閣下台安，並致上

最崇高的敬意。

考察團團長

德沃（Jean G DEVAUX）

比利時布魯塞爾 Tiberghien 街 20 號^⑤

已閱核可：

考察團科學主任

Combaz-Gisbert 先生^⑥

法學博士、東方學會副會長、高等漢學研究院^⑦教授、皇家美術學院^⑧教授

⑤ 此地址位於今日比利時布魯塞爾首都大區，老建築猶存，今址為一般住宅。

⑥ Combaz-Gisbert 先生：Gisbert Combaz（1869-1941），比利時藝術家與藝術史學者。原為律師，後轉入藝術與學術領域。曾任職於比利時東方協會、比利時高等漢學研究院（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及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 de Bruxelles）。

⑦ 高等漢學研究院：比利時高等漢學研究院（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位於布魯塞爾，成立於 1929 年，首任主席為 Raoul Pontus。設有專門漢學圖書館並出版學術期刊，為歐洲漢學研究的重要學術機構之一。

⑧ 皇家美術學院：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 de Bruxelles）創立於 1711 年，該學院提供繪畫、雕塑、版畫、建築與設計等藝術教育，是歐洲最古老的藝術學院之一。

古今
論衡



【附件：信封封面】

Monsieur
Fu Ssù-nien
Institut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Academia Sinica
à Nankin.
(Chine)
南京北極閣
中央研究院史語研究所
傅斯年先生 台啟

【附件：信封封底】

Jean G. Devaux
20 rue Tiberghien
Bruxelles - Belgique

2 于道泉致函傅孟真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檔號：元 62-29

孟真先生大鑒：

今有比國友人 Jean G. Devaux 君組織一西藏考查團主要目的為往拉薩等地攝取藏地風景及民俗之影片若籌備順利最晚四月中即可動身彼來函邀余參加余為此事曾往 Bruxelles 探詢真像知無政治意味頗願借此機會往西藏一遊不知先生以為如何？余受研究院及資源會之資助非不知有回國服務之義務惟自問三年以來一無所得頗覺無顏東歸近中時思拋却家累減衣縮食在此半工半讀俟稍有成就後再行回國惟余所素學既以西藏為主則讀書十年不如往西藏實行考查一年之所得為多故得此機會頗不願錯過惟余自知對任何事都無判斷能力余以為無錯者先生或以為絕對不可亦未可知惟若不因此再疑余有其他之卑鄙目的則於願足矣專此敬頌
著安

于道泉鞠躬

D. C. Yu
Consulat Général de la Chine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晚
44 rue Pasquier
Paris 8^e
FRANCE

孟真先生大鑒：

今有比國友人 Jean G.Devaux 君組織一西藏考查團，主要目的為往拉薩等處攝取藏地風景及民俗之影片。若籌備順利，最晚四月中即可動身。彼來函邀余參加，余為此曾往 Bruxelles 探詢真像。知無政治意味，頗願借此機會往西藏一遊，不知先生以為如何？^①余受研究院及資源會之資助，非不知有回國服務之義務。惟自問三年以來一無所得，頗覺無顏東歸。近中時思拋却家累、減衣縮食在此半工半讀，俟稍有成就後再行回國。惟余所素學既以西藏為主，則讀書十年不如親往西藏實行考查一年之所得為多。故得此機會，頗不願錯過。惟余自知對任何事體都無判斷能力，余以為無大錯者，先生或以為絕對不可亦未可知。惟若不因此再疑余有其他之卑鄙目的，則於願足矣。專此敬頌

著安

于道泉鞠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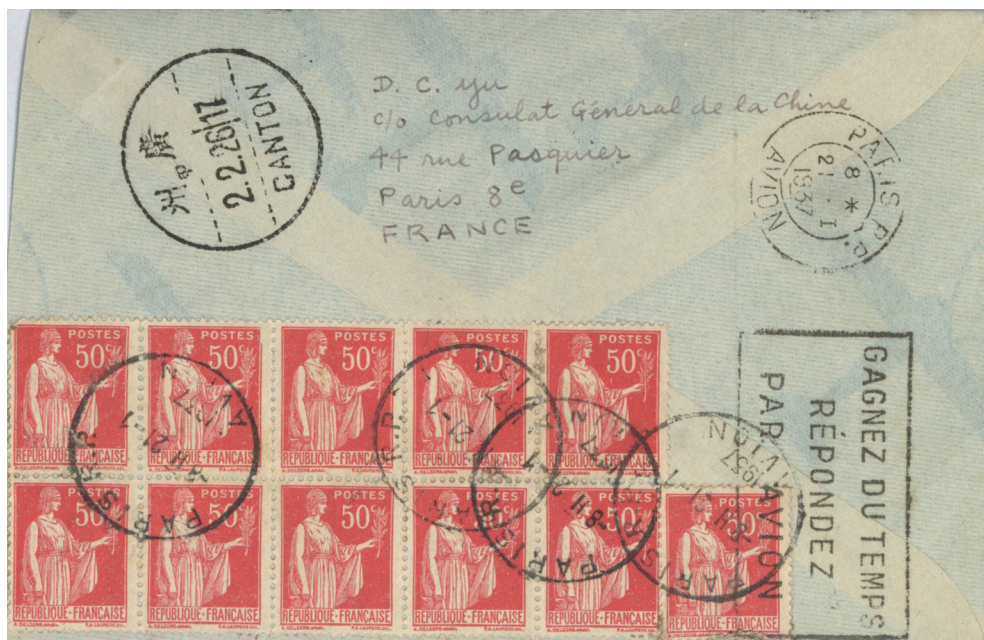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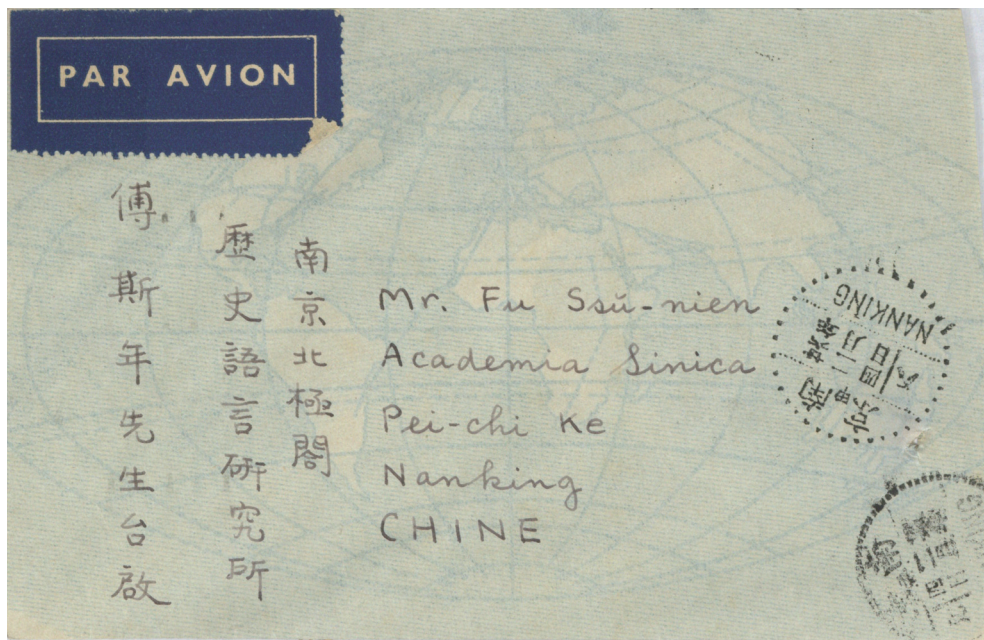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晚

D.C. Yu
Consulat Général de la Chine
44 rue Pasquier
Paris 8e
FRANCE

① 傅斯年對於隨 Jean G. Devaux 入藏一事表示拒絕，並致信于道泉，說明若能早日回國，自有機會進行實地考察；同時亦提及其留學薪金僅支應至 1937 年 3 月，希望于道泉能及早歸國。參見元 62-24、元 62-25、元 62-26、元 62-27、元 62-30，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 2 冊，頁 777-781。

古今

論衡



【附件：信封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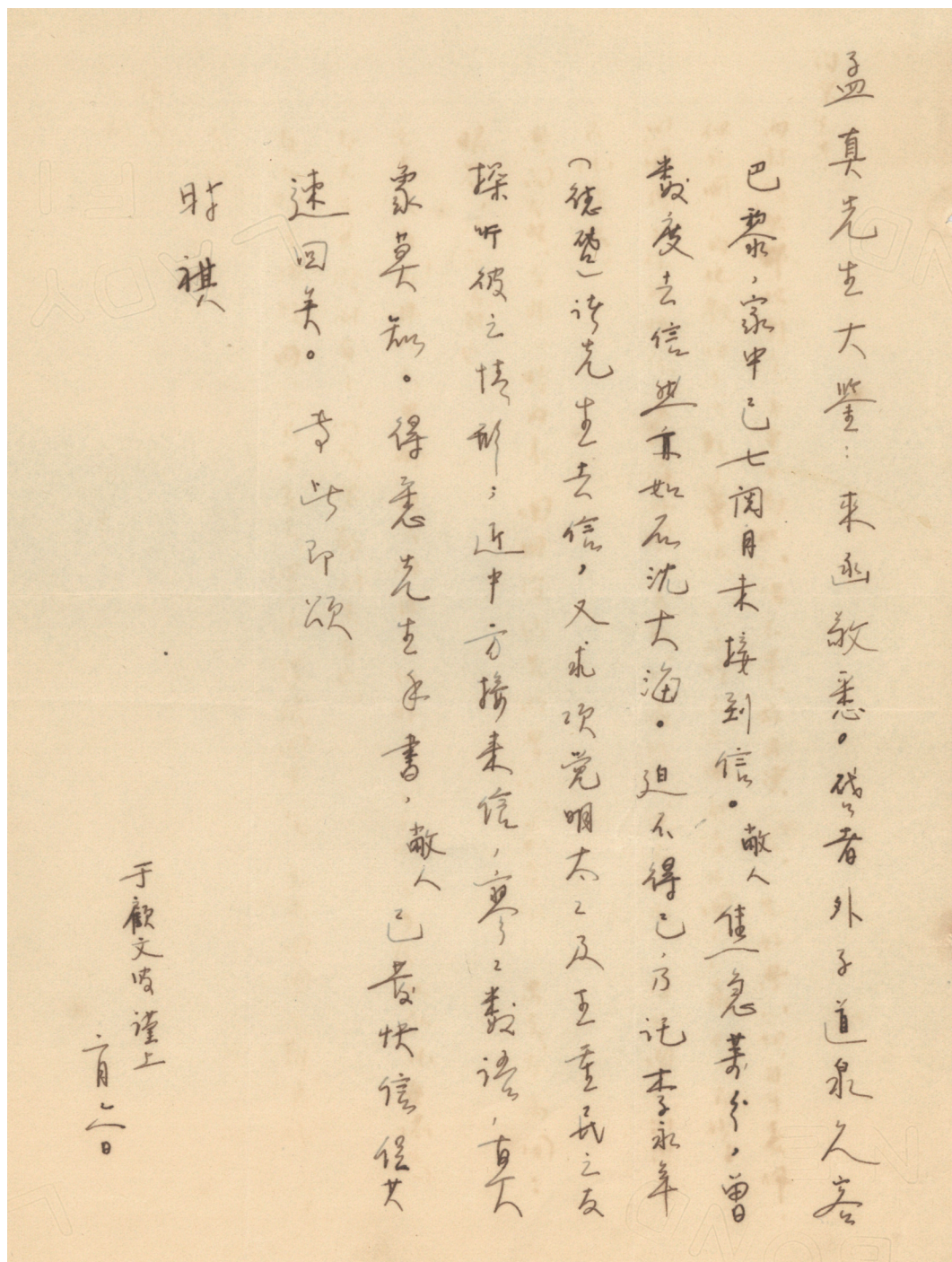
傅斯年先生台啟
歷史語言研究所 南京北極閣
Mr. Fu Ssu-nien
Academia Sinica
Pei-chi Ke
Nanking
CHINE

【附件：信封封底】

D. C. Yu
c/o Consulat Général de la Chine
44 rue Pasquier
Paris 8e
FRANCE

3 于顧文波^❶致函傅孟真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

檔號：元 62-32



❶ 于顧文波：于道泉之妻。

孟真先生大鑒：來函敬悉^②，啓者外子道泉久客巴黎，家中已七閱月未接到信。敝人焦急萬分，曾數度去信然亦如石沉大海。迫不得已，乃託李永年（德啓）^③諸先生去信，又求請覺明^④太太及王重民^⑤之友探听彼之情形，近中方接來信，寥寥數語，真象莫知。得悉先生手書，敝人已發快信促其速回矣。專此即頌
時祺

于顧文波 謹上

二月六日

-
- ② 傅斯年接獲 Jean G. Devaux 來信後，曾致函于顧文波與于道原（于道泉弟），說明比利時考察團之事及于道泉出國經費即將到期，請其轉促于道泉返國。參見元 62-26，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冊，頁777-778。
- ③ 李永年（德啓）：參見孔令偉、邱奕安，〈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1）〉，《古今論衡》43（2024）：195注6。
- ④ 覺明：向達（1900-1966），字覺明。曾先後任職於南京國學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並參與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古組。1934-1938 受派至英、法、德等地圖書館抄錄並研究海外漢文典籍、敦煌寫卷與西北壁畫。著有〈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附斯坦因氏黑水所獲西夏文書略目），《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3（1930）：7-23；〈敦煌叢抄：叙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5.6（1931）：58-67。
- ⑤ 王重民：王重民（1903-1975），目錄學學者，曾任職於北平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1934-1939 年間赴歐美等地圖書館抄錄文獻資料。有《敦煌古籍叙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4 于道泉致函傅孟真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①

檔號：元 62-33

孟真先生台鑒

文

前年赴德以三月光陰將德學至能談話聽講之程度正在一團高興時得先生函電斥為赴德不合手續並疑係貪圖德境便宜當時即感覺極端煩悶但尚以先生或係無意中偶出此語也此後曾依一長函奉覆乃草未及半方欣菴君來訪謂接徐仲舒君來書云先生因余赴德事極為震怒且因此對余請求撥款與舍弟託彼為資源會鈐書事亦不之許乃知先生不但真係疑余以公費作私蓄且對余撥款事亦疑非為鈐書之用矣因此精神頓陷悲觀對一切事都無興趣甚至對生活亦覺無味當時以為余過去行為既不能見信於人則在先生盛怒之下多言強辯更係徒自取辱故未草成之函亦即擱置未發今已事过境遷，余前年赴德並非為攬錢或已由事實証明特將原函檢出寄上即此敬頌

台安

于道泉鞠躬

1937年2月17日夜半

^① 傅斯年的回信可見元 62-34，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冊，頁792-793。

孟真先生台鑒：

前年赴德以三月光陰，將德文學至能談話聽講之程度，正在一團高興時，得先生函電，斥為赴德不合手續並疑係貪冒德境便宜。當時即感覺極端煩悶，但尚以先生或係無意中偶出此語也。此後，曾作一長函奉覆，乃草未及半，方欣菴君^②來訪，謂接徐仲舒君^③來書云：先生因余赴德事極為震怒，且因此對余請求撥款與舍弟託彼為資源會鈔書事亦不之許。乃知先生不但真係疑余以公費作私蓄，且對余撥款事亦疑非為鈔書之用矣。因此精神頓陷悲觀，對一切事都無興趣，甚至對生活亦覺無味。當時以為余過去行為既不能見信^④於人，則在先生盛怒之下多言強辯，更係徒自取辱，故未草成之函亦即擱置未發。今已事过境遷，余前年赴德並非為攢錢，或已由事實證明，特將原函檢出寄上，即此，敬頌。

台安

于道泉鞠躬

1937年2月17日夜半

-
- ② 方欣菴君：方壯猷（1902-1970），曾赴日本東京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留學，師從伯希和。1936年歸國後任教於武漢大學。譯有：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著有《中國史學概要》（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1947）。
- ③ 徐仲舒君：參見孔令偉、簡瑞瑩，〈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2）〉，《古今論衡》44（2025）：149注1。
- ④ 原有「為」，後刪改。

孟真先生：

兩函一電俱已收到因每欲執筆作書輒百感交集覺胸中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處說起故遲々至今尚未能作覆干祈原諒泉接讀來書後所發生第一感想即為何泉於修習德文所遭之挫折獨多猶憶十五年前泉於略知英語後即偷閑自修德文一日為家嚴所見便深為不滿謂將一生光陰都消磨於文字之中殊為不值於十一年前初到北平從鋼和泰先生習梵文時以為此次既得一德國學者為師定可藉此机会習通德文矣後乃發現鋼先生最不喜歡每人用德文談話初不解其故一日偶問及彼在 Livonia 時與彼之 Livonian subjects 用何種語言談話彼謂係用 Livonian 泉謂：據云曾受高等教育之 Livonians 多能操德語為何不與彼等用德語談話？彼之答覆為：Because to speak German with them would be too great an honour for them！自此之後泉乃知彼不輕易與人用德文談話之心理亦即放棄在彼處修習德文之企圖然修習德文之志願不但未因此打消實因此而更為堅決也

孟真先生：

兩函一電俱已收到。因每欲執筆作書輒百感交集，覺胸中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處說起，故遲遲至今尚未能作覆，千祈原諒。泉接讀來書後所發生第一感想，即為何泉於修習德文所遭之挫折獨多？猶憶十五年前，泉於略知英語後即偷閑自修德文。一日，為家嚴所見便深為不滿，謂將一生光陰都消磨於文字之中殊為不值。於十一年前初到北平，從鋼和泰^⑤先生習梵文時，以為此次既得一德國學者為師，定可藉此機會習通德文矣。後乃發現鋼先生最不喜與人用德文談話。初不解其故，一日偶問及彼左 Livonia 時，與彼之 Livonian subjects 用何種語言談話？彼謂係用 Livonian^⑥。泉謂：「據云曾受高等教育之 Livonians 多能操德語，為何不與彼等用德語談話？」彼之答覆為：Because to speak German with them would be too great an honour for them！自此之後，泉乃知彼不輕易與人用德文談話之心理，亦即放棄左彼處修習德文之企圖。然修習德文之志願不但未因此打消，實因此而更為堅決也。

⑤ 鋼和泰：參見孔令偉、邱奕安，〈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1）〉，頁 193 注 4。

⑥ Livonia, Livonian：利沃尼亞（Livonia），約位於波羅的海沿岸。利沃尼亞語（Livonian）則為居於拉脫維亞境內之利沃尼亞人使用，目前為瀕危語言。

古今

論衡

此後雖因屢作屢輟無所成就然在出國時^泉之德文程度固猶遠在法文之上也^泉意以為^泉德文既已費去許多光陰半途棄置實至為可惜此次既來歐境決趁此机会學至能應用程度及來此之後因環境適宜補習法文未感何等困難使^泉對德文畏難之心亦減却不少今夏往倫敦出席國際語音學會見會中重要論文三分之一以上係用德文宣讀更使^泉深切感覺補習德文之必要故於倫敦閉會後即前往柏林不意由此竟惹出誤會乃^泉因習德文故所遭之又一挫折惟此次^泉已賺得能勉強應用德文之能力即惹出小小風波已頗覺值得也。

不過如謂^泉赴柏林於手續不合則可如謂^泉係貪啗德境生活便宜有意羈留則實不敢承認。按近中柏林生活頗昂即利用旅行馬克亦不過與巴黎相仿只有房金一項較巴黎便宜惟^泉因書籍無處存放赴柏林時巴黎所租房間並不能辭却^泉如果為省錢着想固深知以安居巴黎更為得計也。

此後，雖因屢作屢輟、無所成就。然左出國時，泉之德文程度固猶遠左法文之上也。泉意以為泉於德文既已費去許多光陰，半途棄置實至為可惜，此次既來歐境，決趁此機會學至能應用程度。及來此之後，因環境適宜，補習法文未感何等困難，使泉對德文畏難之心亦減却不少。今夏，往倫敦出席國際語音學會^⑦，見會中重要論文三分之一以上係用德文宣讀，更使泉深切感覺補習德文之必要，故於倫敦閉會後即前往柏林。不意由此竟惹出誤會，乃泉因習德文故所遭之又一挫折，惟此次泉已賺得能勉強應用德文之能力，即惹出小小風波已頗覺值得也。

不過如謂泉赴柏林於手續不合則可，如謂泉係貪嗚德境生活便宜有意羈留，則實不敢承認。接近中柏林生活頗昂，即利用旅行，馬克亦不過與巴黎相仿，只有房金一項較巴黎便宜。惟泉因書籍無處存放，赴柏林時，巴黎所租房間並不能辭却，泉如果為省錢着想，固深知以安居巴黎更為得計也。

⑦ 國際語音學會：國際語音學學會（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IPA），1886年創立於巴黎，成立目標為促進語音學研究，後將總部改設於倫敦。

至於泉初到時習土耳其文乃係在國內時因整理西域同文志一書對土耳其文多少發生興趣及到此之後見此處學校所有課程除梵藏文外只有土耳其文與泉有多少關係乃於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及 Collège de France 聽講外更報名入東方語校習土耳其文當時除在學校上課外並與在此地治漢文之土耳其友人交換功課在最初兩三月中泉埋首於文法及字典亦頗感興趣幾於土耳其文之外不知有巴黎及於修習方法略識門徑後知土耳其文文法極為簡單兩三月中便可知其梗概此後只須多識生字及練習談話乃適於此時土耳其友人因病他去泉乃漸覺在此專習土耳其文頗為不值因此時泉於應用書籍已大半買到此憑藉則回國後在月費十餘圓之鄉村亦可自修今在月費數百元之巴黎為之除不合算且泉於出國前曾為資源會作一計劃書謂到此後當作西藏文獻錄及西藏地名之研究今到此已半年餘因專習土文故俱未能動手資源會果來函責問泉將無辭以對乃於今春二月中即開始作西藏文獻錄及地名之研究

至於泉初到時習土耳其文，乃係在國內時因整理《西域同文志》一書，對土耳其文多少發生興趣。及到此之後，見此處學校所有課程除梵、藏文外，只有土耳其文與泉有多少關係。乃於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⑧ 及 Collège de France^⑨ 聽講外，更報名入東方語校^⑩ 習土耳其文。當時，除在學校上課外，並向在此地治漢文之土耳其友人交換功課。在最初兩三月中，泉埋首於文法及字典，亦頗感興趣，幾於土耳其文之外不知有巴黎。及於修習方法略識門徑後，知土耳其文文法極為簡單，兩三月中便可知其梗概。此後只須多識生字及練習談話。乃適於此時，土耳其友人因病他去，泉乃漸覺在此專習土耳其文頗為不值。因此時泉於應用書籍已大半買到，有此憑藉，則回國後，在月費十餘圓之鄉村亦可自修。今在月費數百元之巴黎為之，除不合算，且泉於出國前曾為資源會作一計劃書，謂到此後當作西藏文獻錄及西藏地名之研究。今到此已半年餘，因專習土文故俱未能動手，資源會果來函責問，泉將無辭以對。乃於今春二月中即開始作西藏文獻錄及地名之研究，當

⑧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高等研究應用學院，1868 年創立於法國巴黎，在于道泉就讀前後亦為語言學、歷史學年鑑學派之重鎮。

⑨ Collège de France：譯為法蘭西學院或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1530 年由法蘭西國王法蘭索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37）創立於巴黎，為面向公眾傳播知識之教育機構。

⑩ 東方語校：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創立於 1669 年，為法國東方學重鎮。

時因見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及 Musée Guimet 等公共圖書館所藏關於西藏書籍頗不完備乃託 Demiéville 教授介紹入 Société Asiatique 以便利用該會圖書館以後見該會關於西藏之藏書更為有限乃復託藏文教授 Bacot 君介紹入法國地學會該會藏書亦不完備惟有重要書籍數種為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所無此後乘於下課後即往圖書館翻閱關於西藏之書籍惟各圖書館與東方語校相離頗遠而啟閉時間復有限制往往泉於下班後趕往圖書館將書借出甫看數頁已到開館時間因此許多光陰都消磨於地道車中而結果毫無所得且於東方語校上班時教授 Deny 君多半係重述彼於 1921 年所印行之 Grammaire de la Langue Turque 於助教 Adnan Bey 之班雖可練習會話惟因同班中用功者極少開學三四月後談話中所用生字尚不出泉於最初一兩月中所學故每日到校上班覺絲毫不得實益因泉最初亦以為「一事須有始終」故於西藏研究外於

時因見 Bibliothèque Nationale¹¹ 及 Musée Guimet¹² 等公共圖書館所藏，關於西藏書籍頗不完備，乃託 Demiéville 教授¹³ 介紹入 Société Asiatique¹⁴ 以便利用該會圖書館。以後見該會關於西藏之藏書更為有限。乃復託藏文教授 Bacot 君¹⁵ 介紹入法國地學會¹⁶。該會藏書亦不完備，惟有重要書籍數種為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所無。此後，泉於下課後即往圖書館翻閱關於西藏之書籍，惟各圖書館與東方語校相離頗遠，而啟閉時間復有限制，往往泉於下班後趕往圖書館將書借出，甫看數頁已到閉館時間。因此，許多光陰都消磨於地道車中，而結果毫無所得。且於東方語校上班時，教授 Deny 君¹⁷ 多半係重述彼於 1921 年所印行之 *Grammaire de la Langue Turque*。於助教 Adnan Bey 之班雖可練習會話，惟因同班中用功者極少，開學三四月後談話中所用生字尚不出泉於最初一兩月中所學，故每日到校上班覺絲毫不得實益。因泉最初亦以為「一事須有始終」，故於西藏研究外，於

-
- ¹¹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全稱為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位於巴黎，藏有多種語言手稿資料。
- ¹² Musée Guimet：吉美博物館，全稱為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成立於 1889 年，位於巴黎。
- ¹³ Demiéville 教授：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漢名戴密微，法國漢學家，法蘭西學院（Institut de France）銘刻及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師從沙畹、列維（Sylvain Lévi, 1863-1935），通漢語、梵語，尤精敦煌文獻與佛教研究。著有 *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 (1921-1970)* (Leiden: Brill, 1973)。
- ¹⁴ Société Asiatique：法國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成立於 1822 年，以推廣東方學為宗旨，並定期舉辦學術會議。
- ¹⁵ Bacot 君：Jacques Bacot (1877-1965)，法國探險家、藏學者，曾到印度、中國西部和西藏邊境地區等地探險，曾任高等研究應用學院藏學研究主任。著有 “Titres et colophons d'ouvrages non canoniques tibétai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4.2 (1954): 275-337.
- ¹⁶ 法國地學會：法國地理學會（Société de Géographie），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地理學學會，成立於 1821 年，首任主席為 Pierre-Simon de Laplace。
- ¹⁷ 教授 Deny 君：Jean Deny (1879-1963)，法國文法學家、東方語言學家。曾任教東方語言學校、索邦大學。著有 *Grammaire de la langue turque (dialecte osmanli)*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Éditions E. Leroux, 1921)。

土耳其文仍勉強按時上課 不過掙扎月餘只覺兩無所得乃感覺深切之痛苦以後再三思維並就近向林藜光君相商彼謂如真覺不得實益即不如決然舍去泉乃於四月初往見 Dery 教授告以因泉須集中力量作西藏研究不得不放棄土耳其文之故彼以泉前此從未曠課頗有不捨之意泉乃謂泉在此已得修習門徑且已有彼所著極為詳備之文法回國後仍可繼續自修自此之後泉於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及 *Collège de France* 之課尚繼續聽講此外則專作西藏研究故泉之放棄土耳其文固不在此前赴柏林之日也。

至當時之未曾函商者因出國時研究所及資源會都未明白指示命泉研究土耳其文泉過南京時錢乙藜先生命泉向劉維果先生談商出國後研究計劃劉君曾謂巴黎各校所有課程恐無與泉工作有關者入校受課實非必要故半年前泉向林藜光君閒談時常謂泉於土耳其文乃係偷學當時固不知日後因放棄偷學反惹起風波也。

土耳其文仍勉強按時上課，不過掙扎月餘，只覺兩無所得，乃感覺深切之痛苦。以後再三思維，並就近與林藜光君¹⁸相商，彼謂如真覺不得實益，即不如決然舍去。泉乃於四月初往見 Deny 教授，告以因泉須集中力量作西藏研究，不得不放棄土耳其文之故，彼以泉前此從未曠課，頗有不捨之意。泉乃謂泉在此已得修習門徑，且已有彼所著極為詳備之文法，回國後仍可繼續自修。自此之後，泉於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及 Collège de France 之課尚繼續聽講，此外則專作西藏研究，故泉之放棄土耳其文，固不左前赴柏林之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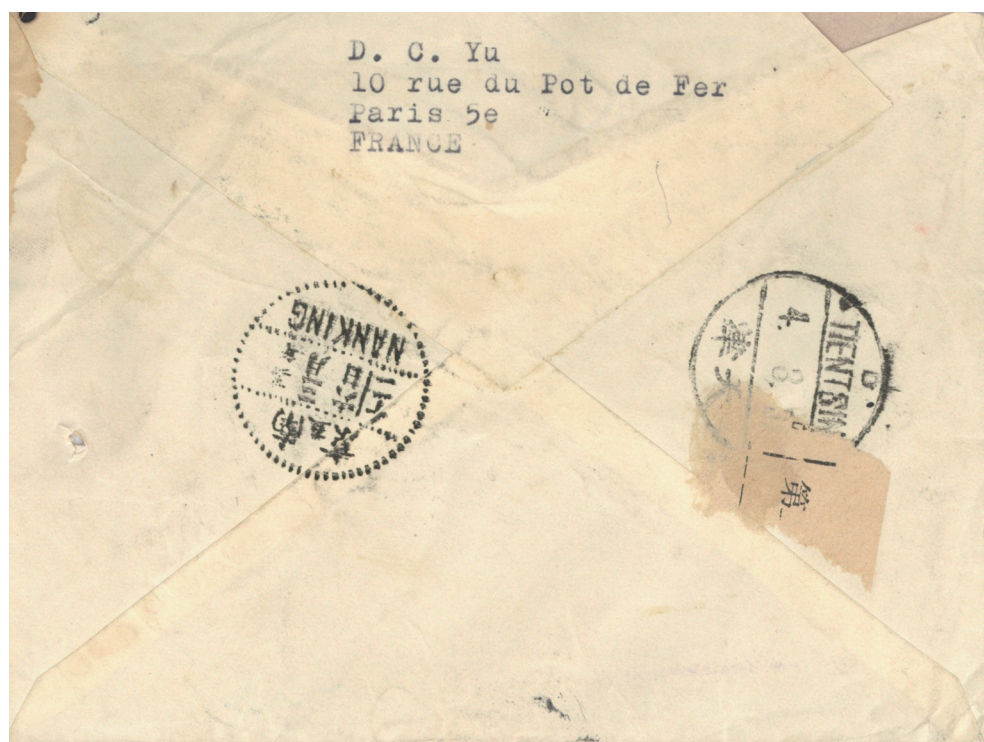
至當時之未曾函商者，因出國時研究所及資源會都未明白指示命泉研究土耳其文。泉過南京時，錢乙藜¹⁹先生命泉與劉維果先生談商出國後研究計劃，劉君曾謂巴黎各校所有課程恐無與泉工作有関者，入校受課實非必要。故半年前泉與林藜光君閑談時，常謂泉於土耳其文乃係偷學。當時固不知日後因放棄偷學反惹起風波也。

¹⁸ 林藜光君：林藜光（1902-1945），中國近代佛學家、印度學家，師從戴密微、列維。1933年，林藜光受邀赴法國東方語言學校任教。著有 *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 (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 introduction au Compendium de la loi (Dharma-samuccaya): recherches sur un sūtra développé du Petit Véhicule*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49).

¹⁹ 錢乙藜：參見孔令偉、邱奕安，〈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1）〉，頁180注1。

古今

論衡



【附件：信封封面】

Mr. Fu Ssù-nien

Academia Sinica

Pei-chi Ke

Nanking

CHINE

南京北極閣

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先生收

【附件：信封封底】

D. C. Yu

10 rue du Pot de Fer

Paris 5e

FRANCE

古今

論衡

5 于道泉致傅斯年函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

檔號：昆 14-32

孟真先生大鑒 泉於去歲暑假後由 Dr. Walter
Simon 之介紹來英担任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講師之職生活差可維持
課外亦尚有讀書功夫頗欲借此机会將此處
India Office 所藏歐洲文字中關於西藏之
著^述稍加研究但此等著述在德文中者佔重要
部份余自三年前赴德惹得一場意外風波
後每一翻閱德文書籍則萬感交集閱不
數行即廢書而歎因此德文早已荒疏而不通
德文觸處感覺不便故精神上常感受極大之
痛苦幸近中國內傳來消息願令人對國
事前途抱絕對樂觀差堪告慰耳此頌
于道泉鞠躬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

孟真先生大鑒：泉於去歲暑假後。由 Dr. Walter Simon^① 之介紹來英擔任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② 講師之職，生活差可維持。課外亦尚有讀書功夫，頗欲借此机会。將此處 India Office 所藏歐洲文字中關於西藏之著述稍加研究。但此等著述在德文中者佔重要部份。余自三年前赴德惹得一場意外風波後，每一翻閱德文書藉則萬感交集。閱不數行即廢書而歎。因此德文早已荒疏而不通德文，觸處感覺不便。故精神上常感受極大之痛苦。幸近中國內傳來消息，^③ 令人對國事前途抱絕對^④ 樂觀。差堪告慰耳。此頌。

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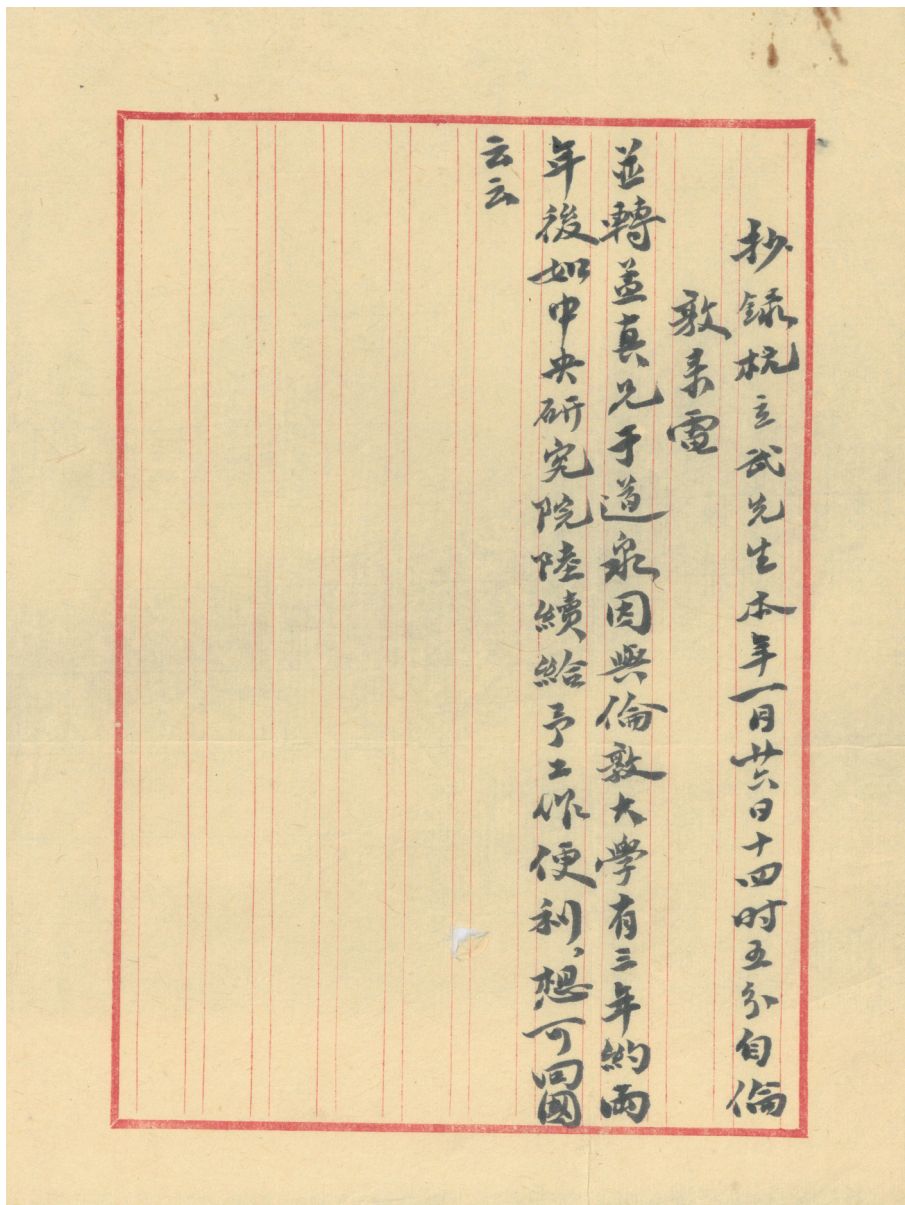
于道泉鞠躬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

-
- ① Dr. Walter Simon：Ernest Julius Walter Simon (1893-1981)，德國漢學家，研究漢語音韻學與藏語。著有 *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 Ein Versuch* (Berlin: W. de Gruyter & Co, 1930); *The New Official Chinese Latin Script Gwoyeu Romatzyh: Tables, Rules, Illustrative Examples* (London: Probsthain, 1942).
- ②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創立於 1916 年，原名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38 年更名為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為英國倫敦大學聯盟內專門研究亞洲、非洲與中東語言、文化、歷史與社會科學之高等學府。
- ③ 原有「頗」字，後塗改。
- ④ 原有「之」字，後塗改。

6 抄錄杭立武^①致傅斯年電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②

檔號：李 14-24-2



① 杭立武先生：杭立武（1903-1991），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及教育部次長。1943 年底隨國民參政會主席王世傑等人出訪英國。〈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王世杰等訪問英國〉，《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100700-0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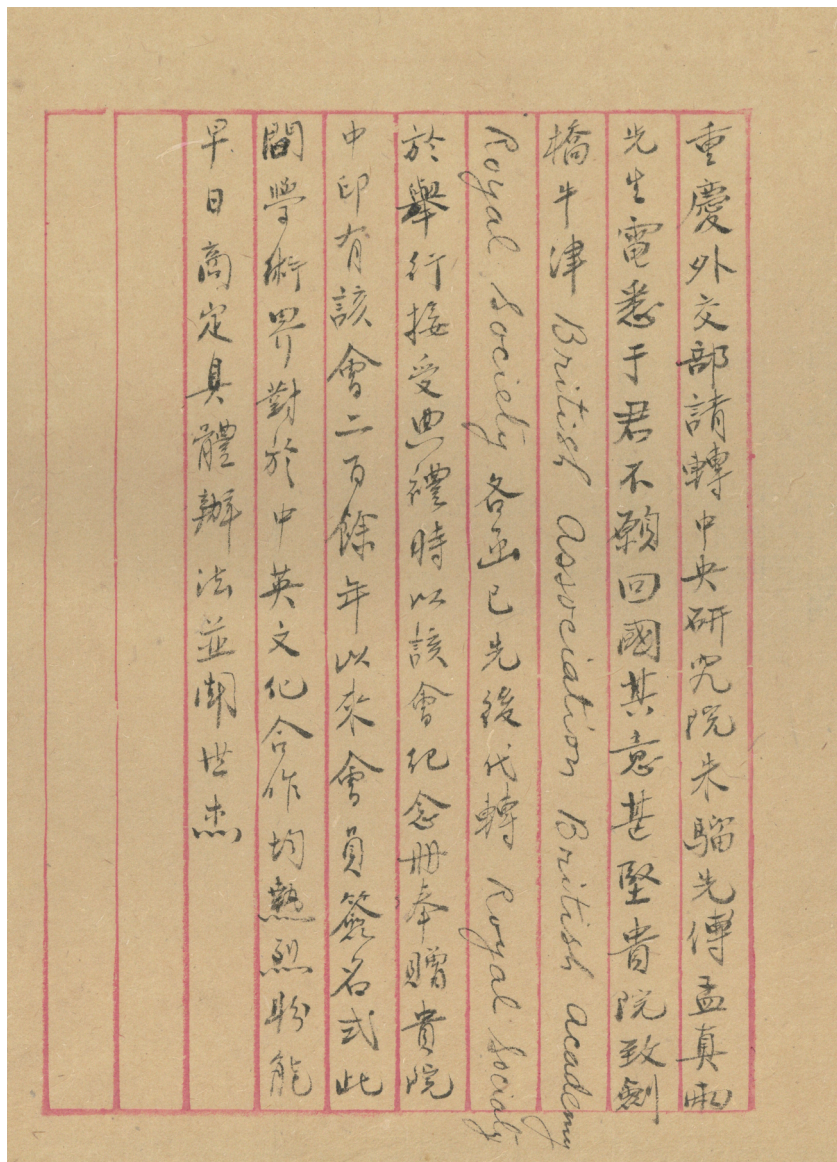
② 本件為傅斯年託訪英團助于道泉歸國所得之復電，故可知時間為 1944 年。李 14-24-6，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 3 冊，頁 1511-1512。

抄錄杭立武先生本年一月廿六日時四時五分自倫敦來電

並轉孟真兄；于道泉因與倫敦大學有三年約，兩年後如中央研究院陸續給予工作便利，想可回國云云。

7 王世杰^①電朱家驊^②傅斯年 一九四四年^③

檔號：李 14-24-3



- ① 王世杰：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政治人物。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返國後曾任教於北京大學，旋轉入政府體系，歷任教育部長、國民政府法制局長、外交部長等要職。1943 年以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身分率中國訪英團赴英訪問。
- ② 朱家驊：朱家驊（1893-1963），字驍先，地質學家兼政治人物。曾任教於北京大學與中山大學，並歷任教育部部長、交通部部長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等職。
- ③ 本件未載日期，據其為傅斯年託訪英團協助于道泉歸國之復電，可推知其時為 1944 年。

重慶外交部請轉中央研究院朱騷先、傅孟真兩先生電悉：于君不願回國其意甚堅。貴院致劍橋、牛津、British association^④、British academy^⑤、Royal Society^⑥各函已先後代轉。Royal Society 於舉行接受典禮時，以該會紀念冊奉贈貴院中印有該會二百餘年以來會員簽名式。此間學術界對於中英文化合作均熱烈盼能早日商定具體辦法並聞。世杰

-
- ④ British association：英國科學協會（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舊稱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成立於 1831 年。
- ⑤ British academy：英國國家學術院（The British Academy）成立於 1902 年，是英國國家級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機構，是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高學術機構之一。
- ⑥ Royal Society：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成立於 1660 年，致力於促進自然科學的研究與應用，是世界歷史最悠久且具影響力的科學學會之一。

8 于道泉函傅斯年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①

檔號：李 14-24-4

孟真先生賜鑒敬啟者 泉自一九二五年開始研習藏文
後即深感藏漢字典為不可缺少之工具只以當時個
人生活問題尚無辦法而編纂字典之工程不但至少需
十餘年之光陰即紙筆費一項亦非數百圓不辦故當時
雖有此夢想實無此財力其後就事北平各書館曾以此事
向袁守和先生建議未蒙採納泉亦知各書館之職務在
編輯目錄供人閱覽且若有來館閱覽蒙藏文者自能
認識原文之書名故譯為漢文亦非急需實不能強令
館方接受余之提議待就事研究所後始以為在此研
究語言之機關當有償余素願之機會熟意向
先生提議數次都遭拒絕惟泉在所中之工作以無此最低
限度不可或缺之工具蹉跎歲月不能作寸步之進展
尸位素餐五內焦急如焚不得已只好再鼓勇氣擬向
先生作慨切之陳詞乃見 先生後復甫一開口道
及字典二字即痛遭駁斥意謂以泉之學力作此非份之
妄想實係荒謬無以復加此事 先生或已忘却由余
過去經驗使余受打擊最甚之事每為 先生所最不經
意之事惟泉以此事所受之刺戟頗深 先生當時之聲口
語調不但在十餘年後之今日猶如在目前即再過三十年
後恐亦不能忘却也此後不得已乃決意於回家後以晚間
及星期日之光陰從事字典之編纂擬先將日人柳亮
三郎所校印之梵藏漢和四譯翻譯名義大集之萬餘
卡片加以整理依藏文字母排列作為此字典之初步每
晚在燈下鈎寫校訂常至夜深以興趣所在毫不為苦
余在研究所前後六七年間有大部光陰所謂在所中工作

^① 傅斯年之回信參見李 14-24-5。其後傅斯年另將此信轉交李安宅說明相關情形，並請其妻（于道泉之妹于式玉）轉告于顧文波，且提及若遇陳寅恪，亦盼能將文件轉交一閱，參見李 14-24-6，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冊，頁1509-1512，1584-1586。

孟真先生賜鑒：敬啟者。泉自一九二五年開始研習藏文後，即深感藏漢字典為不可缺少之工具。只以當時個人生活問題尚無辦法。而編纂字典之工程，不但至少需十餘年之光陰，即紙筆費一項，亦非數百圓不辦，故當時雖有此夢想，實無此財力。其後就事北平圖書館。曾以此事向袁守和^②先生建議，未蒙採納。泉亦知圖書館之職務在編輯目錄供人閱覽，且若有來館閱覽蒙藏文者，自能認識原文之書名。故譯為漢文亦非急需，實不能強令館方接受余之提議。待就事研究所後，始以為在此研究語言之機關，當有償余素願之機會。孰意向 先生提議數次都遭拒絕。惟泉在所中之工作，以無此最低限度不可或缺之工具蹉跎歲月，不能作寸步之進展。尸位素餐、五內焦急如焚，不得已，只好再鼓勇氣，擬向 先生作慨切之陳詞。乃見 先生後甫一開口，道及字典二字，即痛遭駁斥，意謂以泉之學力，作此非份之妄想，實係荒謬無以復加。此事 先生或已忘却，由余過去經驗，使余受打擊最甚之事，每為 先生所最不经意之事，惟泉以此事所受之刺戟頗深。 先生當時之聲口語調，不但在十餘年後之今日猶如在目前，即再過三十年後，恐亦不能忘却也。此後不得已，乃決意於回家後，以晚間及星期日之光陰，從事字典之編纂，擬先將日人榊亮三郎^③所校印之《梵藏漢和四譯翻譯名義大集》之萬餘卡片加以整理，依藏文字母排列，作為此字典之初步。每晚在燈下鈔寫校訂，常至夜深，以興趣所在，毫不為苦。余在研究所前後六七年間，有大部光陰，所謂在所中「工作」

② 袁守和：參見孔令偉、邱奕安，〈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1）〉，頁193注1。

③ 榊亮三郎：榊亮三郎（1872-1946），日本佛教學者。曾任第三高等學校教授、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著有《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京都：真言宗京都大學，1916）、《解說梵語學》（京都：種智院大學，1907）。

時間非東翻西閱即悶悶枯坐因在初步之字典尚未完成之前在所中實無事可作故余真正之工作時間乃在晚間回家之後也此外彭色丹君及李永年君對此工作亦感興趣都願於晚間分任鈔寫之勞余更減衣縮食從薪金中省得數元津貼一貧苦之童子劉東原君使代余排比及校對寫成之卡片在余未赴法前此書卡片已大半整理完竣全部工程十之八九都為余等四人在研究所以外所作者余以為自到所任事後一無所感雖此萬餘卡片之成功所受賜於研究所者只有先生對余精神上之挫折與打擊惟余自到所任事後一無所成即於未起行前全部獻於研究所作為余工作成績之一乃李君於謄寫完竣後欲自行晒印一份以為彼個人研習藏文之助乃先生竟不之許!!!泉之欲從事於藏文字典之編纂者因深切感到研習藏文者無字典之苦也不但欲為個人解除此痛苦且願為天下之同好者解除此痛苦也雖自知學力不逮書中錯謬所在多有不敢令研究所率爾付印耗費公帑但若有真正對此感覺需要之同好利用藍色紙晒印一份與之實可謂惠而不費今先生不但對所外之人祕而不宣甚至對此書之義務編輯者彭李二君亦靳而不與余實百萬思不得其解也!聞歐美資本家常以重資購取科學發明家所發明新事物之製造權購得後即置諸高閣但此事即在歐美已漸為世所詬病謂此等資本家為阻礙進步之螫賊而近來一般社會意識之科學家亦多不願為資本家所收買先生對一切事多

古今

論衡

時間非東翻西閱，即悶悶枯坐。因在初步之字典尚未完成之前，在所中實無事可作，故余真正之工作時間乃在晚間回家之後也。此外，彭色丹君^④及李永年君^⑤對此工作亦感興趣，都願於晚間分任鈔寫之勞。余更減衣縮食，從薪金中省得數元，津貼一貧苦之童子劉東原君，使代余排比及校對寫成之卡片。在余未赴法前，此書卡片已大半整理完竣。全部工程十之八九都為余等四人在研究所以外所作者。雖此萬餘卡片之成功所受賜於研究所者，只有 先生對余精神上之挫折與打擊，惟余自到所任事後一無所成，即於未起行前全部獻於研究所，作為余工作成績之一。乃李君於謄寫完竣後，欲自行晒印一份，以為彼個人研習藏文之助，乃 先生竟不之許！！泉之欲從事於藏文字典之編纂者，因深切感到研習藏文者無字典之苦也，不但欲為個人解除此痛苦，且願為天下之同好者解除此痛苦也。雖自知學力不逮，書中錯謬所在多有，不敢令研究所率爾付印耗費公帑。但若有真正對此感覺需要之同好，用藍色紙晒印一份畧之，實可謂惠而不費。今 先生不但對所外之人祕而不宣，甚至對此書之義務編輯者彭李二君亦靳而不畧，余實百萬思不得其解也！聞歐美資本家常以重資購取科學發明家所發明新事物之製造權，購得後即置諸高閣。但此事即在歐美已漸為世所詬病，謂此等資本家為阻碍進步之蝥賊。而近來一般有社會意識之科學家亦多不願為資本家所收買。 先生對一切事多

④ 彭色丹君：彭色丹喇嘛，曾任北平圖書館編纂部中文編目組職員。曾蒐羅大量蒙藏文獻，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輯有《藏蒙滿漢四體合璧佛教名辭集：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王經及其譯文中所出》（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

⑤ 李永年君：參見孔令偉、邱奕安，〈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1）〉，頁195注6。

古今

論衡

鄙薄歐美惟對此歐美資本家最不合理之舉動不但能刻意仿效直可謂青出於藍有過之無不及也余於來倫敦後曾致函李永年君告以余來倫敦大學就講師之事並謂俟余將在巴黎所欠之債稍稍清償後即設法為彼解決生活問題數月後接劉東原君來信謂李君自失業後已患狂疾此事余每一念及為之心痛李君天才之高求知心之切為余所識青年中之不可多得者先生若真為愛才者當對此等青年加以栽培彼將來之成就就可數倍於我余自來歐後使我最為心灰意懶者乃先生對李永年君之種種舉動使余疑先生並無真正培植藏文人才之意也然余所大惑不解者即先生對此前途不可限量之青年人材毫不重視何以對余却函電交馳促余返國也只以余曾在大學讀書曾從名教授錫和泰先生受梵藏文與聞在吾國北鄰之蘇俄如有音樂天才則碼頭工人可一躍而為歌劇場之明星對一切人才之選拔絕不拘泥形式而資格然則蘇俄於二十年之短時期間一躍而為世界最強之國家非無因也吾願在如蘇俄之國家作一無名之小卒不願在重慶治下之中國受虛妄之推崇

余在法國時曾蒙先生將翻譯名義集晒印兩份寄下余以之示諸Prof. Basset為巴黎大字藏文教授之Lagar女士渠一見後即不忍釋手謂渠於數年前即深感此書需要惟苦於不能抽暇鈔寫卡片今余既已作成此書可為渠省却許多光陰余

鄙薄歐美，惟對此歐美資本家最不合理之舉動，不但能刻意仿效，直可謂青出於藍、有過之無不及也。余於來倫敦後，曾致函李永年君，告以余來倫敦大學就講師之事，並謂俟余將在巴黎所欠之債稍稍清償後，即設法為彼解決生活問題。數月後，接劉東原君來信，謂李君自失業後，已患狂疾，此事余每一念及，為之心痛，李君天才之高，求知心之切，為余所識青年中之不可多得者。先生若真為愛才者，當對此等青年加以栽培，彼將來之成就可數倍於我。余自來歐後，使我最為心灰意懶者，乃先生對李永年君之種種舉動，使余疑先生並無真正培植藏文人才之意也。然余所大惑不解者，即先生對此前途不可限量之青年人材毫不重視，何以對余却函電交馳，促余返國也？只以余曾在大學讀書，曾從名教授鋼和泰先生^⑥受梵藏文歟？聞在吾國北鄰之蘇俄，如有音樂天才，則碼頭工人可一躍而為歌劇場之明星，對一切人才之選拔，絕不拘泥形式與資格。然則蘇俄於二十年之短時期間一躍而為世界最強之國家，非無因也。吾願在如蘇俄之國家作一無名之小卒，不願在^⑦重慶治下之中國受虛妄之推崇。

余在法國時曾蒙先生，將翻譯名義集晒印兩份寄下。余以之示諸，繼 Prof. Bacot^⑧，為巴黎大學藏文教授之 Lalou^⑨ 女士，渠一見後即不忍釋手，謂渠於數年前即深感此書需要，惟苦於不能抽暇鈔寫卡片，今余既已作成此書，可為渠省却許多光陰，余

⑥ 鋼和泰先生：參見孔令偉、邱奕安，〈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1）〉，頁 193 注 4。

⑦ 原有「如」字，後塗改。

⑧ Prof. Bacot：參見頁 189 注 15。

⑨ Lalou：Marcelle Lalou (1890-1967)，法國藏學家，師從列維與 Jacques Bacot。曾任教於法國高等研究應用學院（EPHE）。著有 *Catalogue du Fonds Tibétain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Quatrième Partie, I. Les mDo-man*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1); *Manuel élémentaire de tibétain classique (méthode empirique)*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50)。

見數年之辛苦竟能為數萬里外之同好省却幾
許麻煩實覺空谷足音之喜即將一份割愛贈之
猶憶於出國之前先生曾再三叮嚀謂不可以將
余帶往歐洲之藏文書籍輕易示諸外人今乃
將先生對本所同人亦斬而不茹之祕籍如此
輕易放手當時如為先生所聞知將不知
如何咆哮矣先生之心理使余百思莫解余
之心理或亦為先生所不能了解兩人既生活於
兩個整個不同之世界即使余勉強回國恐亦不
易有合作之可能也余每念及往事則萬感交
集因感情之激動使余幾無沈心靜思氣思索
之可能故字跡潦草語無倫次尚祈見諒此頌
台安

于道泉鞠躬

五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午後

古今

論衡

見數年之辛苦^⑩，能為數萬里外之同好省却幾許麻煩，實覺有空谷足音之喜，即將一份割愛贈之。猶憶於出國之前 先生曾再三叮嚀，謂不可以將余帶往歐洲之藏文書籍輕易示諸外人。今乃將 先生對卒所同人亦斬而不苟之「祕籍」。如此輕易放手，當時如為 先生所聞知，將不知如何咆哮矣。 先生之心理，使余百思莫解，余之心理，或亦為 先生所不能了解。兩人既生活於兩個整個不同之世界，即使余勉強回國，恐亦不易有合作之可能也。余每念及往事，則萬感交集，因感情之激動，使余幾無沈心靜氣思索之可能，故字跡潦草語無倫次，尚祈見諒。此頌

台安

于道泉 鞠躬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午後

⑩ 原有「竟」字，後塗改。

P.S. 余到英倫生活稍覺安定後即擬將 Prof. Bacot 所影印之藏梵字典寫為卡片加以整理設法加入漢文以為余所計劃藏漢字典之第二步工作復託友人自北平購得百卷之瑜珈師地論一部擬對照藏文譯本作一索引以為藏漢字典第三步工作。（此書乃玄奘等數十人所譯譯筆極為謹嚴可靠雖有時太過直譯但當時譯名已趨一致故絕前後譯名衝突之弊。而此書內又係包羅萬像者故若能為此書作一詳密之索引則其本身即為一小型之佛教辭書）乃尚未正式着手歐戰即起學校遷往劍橋復於轟炸最烈時遷回倫敦生活重陷於不安定狀態余繼續作藏漢字典之計劃又重行擱淺此後在倫敦對敵人轟炸既已司空見慣生活又稍稍恢復常態又開始計劃字典之工作乃適此時忽遇一意外打擊此次所受之打擊非為正面之打擊乃為反面之打擊但其為對余工作計劃之打擊則一也。於此時余同一修習漢文之英國學生談及余編纂藏漢字典之計劃以及余為此事所受挫折數日後彼復見余乃謂此地佛教會創辦人及現任會長 Mr. Humphreys 為富有資財高等法院之法官頗願與余一談。余亦曾聞知倫敦佛教會有一書館頗欲知該會有何書藉因東方學院雖藏書極富但如漢文大藏經等都不能借出該會如有此等書可借則多此參考方便每年花十先令之會費亦頗值得。及見 Judge Humphreys 後談不數語彼即謂聞余現正從事藏文字典之編纂彼極願在經濟上幫忙可每月出二十餘鎊為此書編輯紙筆雜費之用此外並希望余於藏漢文外再加入英文。余以此事突如其來頗為詫異但略加尋思即頓悟帝國主義者投入所好收買工具方法之巧不覺失笑。余乃答

P.S. 余到英倫生活稍覺安定後，即擬將 Prof. Bacot 所影印之藏梵字典寫為卡片、加以整理、設法加入漢文，以為余所計劃藏漢字典之第二步工作。復託友人自北平購^⑪得百卷之《瑜珈師地論》一部，擬對照藏文譯本作一索引，以為藏漢字典第三步工作。（此書乃玄奘^⑫等數十人所譯，譯筆極為謹嚴可靠。雖有時太過直譯，但當時譯名已趨一致，故絕無前後譯名衝突之弊。而此書內容又係包羅萬像者，故若能為此書作一詳密之索引，則其本身即為一小型之佛教辭書）乃尚未正式着手，歐戰即起，學校遷往劍橋，復於轟炸最烈時遷回倫敦生活，重陷於不安定狀態。余繼續作藏漢字典之計劃又重行擱淺。此後在倫敦對敵人轟炸既已司空見慣，生活又稍稍恢復常態，又開始計劃字典之工作。乃於此時忽遇一意外打擊，此次所受之打擊非為正面之打擊，乃為反面之打擊。但其為對余工作計劃之打擊則一也，於此時余同一修習漢文之英國學生談及余編纂藏漢字典之計劃，以及余為此事所受挫折。數日後，彼復見余乃謂此地佛教會創辦人及現任會長 Mr. Humphreys^⑬ 為富有資財高等法院之法官，頗願與余一談。余亦曾聞知倫敦佛教會有一圖書館亦頗欲知該會有何書籍。因東方學院^⑭ 雖藏書極富，但如漢文大藏經等都不能借出。該會如有此等書可借，則多此參考方便，每年花十先令之會費亦頗值得。及見 Judge Humphreys 後談不數語，彼即謂聞余現正從事藏文字典之編纂，彼極願在經濟上幫忙，可每月出二十餘鎊為此書編輯時紙筆雜費之用，此外並希望余於藏漢文外再加入英文。余以此事突如其來頗為詫異，但略加尋思，即頓悟帝國主義者投人所好，收買工具方法之巧，不覺失笑。余乃答

⑪ 原有「後」字，後塗改。

⑫ 玄奘：應為玄奘，似為筆誤。

⑬ Mr. Humphreys：Christmas Humphreys (1901-1983)，英國律師、曾任英國中央刑事法院（Old Bailey）法官，為英國知名皈依佛教者，與神智學家如 Annie Besant (1907-1933)、George S. Arundale (1933-1947) 多有來往，於 1942 年創立倫敦佛教協會（Buddhist Society）。

⑭ 東方學院：即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參見頁 195 注 2。

古今

論衡

以余在東方學院之薪金既可維持生活紙筆費所費無幾實不能以此事耗費他人之金錢。彼頗感失望。此後彼仍多方與余聯絡。最初邀余教授 Humphreys 太太以漢文習字。余即直告以：“三歲小兒也比我寫的字好。”此後彼乃又來函請余為之校勘《六祖壇經》之英譯本，謂願由該會重印。余辭以無暇。彼乃將書中三五處彼所謂疑難問題者令余代為查出漢文告以原意。待余與原文對照後則見譯文錯誤極多為之細校則疲乏費工夫只為為之校對彼所指出之三五處。彼又謂 insist 須將余名字印於書面作為校勘者。余乃擱置一傍。以後彼來信催促余即借故寄一極不客氣之信而之斷絕往來。今將與彼往來信件數遍寄上以博一笑。習漢文之英國也英國學生為 Captain John Blofeld. 彼為人極為和藹可親自。此以後彼對余更份外恭敬但余對彼頗不客氣。彼現在中國。不知在彼處如何搗鬼也。

自此以後因余所希望應對余幫忙之學術機關如研究所等既不肯對余幫而與學術界毫不相干烏烟瘴氣之佛教會又如此拉攏精神余作工具精神頗為頹喪工作又因之擱淺。今年暑假後學校將余薪金增至每年五百鎊擬每月以十鎊寄往國內託舍妹式玉代為雇人鈔寫卡片最近始知因 inflation 及統制匯價之關係英鎊匯往國內價格立時縮小二百倍。故匯款二百鎊只可作一鎊之用。此亦余自發願作藏漢字典之途中又一挫折磨難也。

以余在東方學院之薪金，既可維持生活，紙筆費所費無幾，實不能以此事耗費他人之金錢。彼頗感失望，此後彼仍多方與余聯絡，最初邀余教授 Humphreys 太太以漢文習字，余即直告以：「三歲小兒也比我写的字好。」此後彼乃又來函請余為之校勘《六祖壇經》之英譯本，謂願由該會重印，余辭以無暇。彼乃將書中三五處彼所謂疑難問題者，令余代為查出漢文告以原意。待余與原文對照後則見譯文錯誤極多，為之細校則頗¹⁵費工夫。只為之校對彼所指出之三五處。彼又 insist 須將余名字印於書面作為校勘者。余乃擱置一傍，以後彼來信催促，余即借故寫一極不客氣之信與之斷絕往來。今將與彼往來函件數通寄上以博一粲。習漢文之英國學生為 Captain John Blofeld¹⁶。彼為人極為和藹可親，自此以後彼對余更份外恭敬，但余對彼頗不客氣。彼現在中國。不知在彼處又如何搗鬼也。

自此以後，因余所希望應對余幫忙之學術機關，如研究所等既不肯對余幫忙，而與學術界毫不相干烏烟瘴氣之佛教會又如此拉攏余作工具，精神頗為頹喪，工作又因之擱淺。今年暑假後學校將余薪金增至每年五百鎊，奉擬每月以十餘鎊寄往國內，託舍妹式玉¹⁷代為雇人鈔寫卡片，最近始知因 inflation 及統制匯價之關係，英鎊匯往國內價格立時縮小二百倍。故匯款二百鎊只可作一鎊之用。此亦余發願作藏漢字典之途中又一挫折磨難也。

¹⁵ 原有「不值得」字，後塗改。

¹⁶ Captain John Blofeld：John Eaton Calthorpe Blofeld (1913-1987)，專職於研究中國文化、道教、禪宗與大乘佛教的英國作家，曾多次來往香港、中國與東南亞地區。1939 年返回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習中文、日文、韓文與馬來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英國陸軍部（War Office）上尉（1940-1942），並在中國重慶英國大使館擔任文化參事（1942-1946）。

¹⁷ 舍妹式玉：于式玉（1904-1969），于道泉之妹、李安宅（1900-1985）之妻，亦投入於藏學研究之中。著有《于式玉藏區考察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

古今

論衡

58 MARLBOROUGH PLACE
ST. JOHN'S WOOD N.W. 8
MAIDA VALE 4987

19/6/43

Dear Mr Yu,

I am puzzled at your
silence, and troubled that Mr Stede
tells me you are looking overworked.
If the work on the Sutra of Wei Lang
is more than you can manage, please
say so, and recommend me to someone
else. In any event, if you cannot do
it, please return the marked copy you
have, as I shall need it for whoever
does the work. Hoping to hear from you
immediately,

Sincerely,

Christine H. Fung

Dear Mr Yu,

I am puzzled at your silence, and trouble that Dr Stede¹⁸ tells me you are looking overworked.

If the work on the Sutra of Wei Lang¹⁹ is more than you can manage, please say so, and recommend me to someone else. In any event, if you cannot do it, please return the marked copy you have, as I shall need it for whoever does the work. Hoping to hear from you immediately,

Sincerely,
Christmas Humphreys

¹⁸ Dr Stede : William F. Stede (1882-1958), 德國印度學家, 曾任教於利物浦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教授德語、哥特語和梵語巴利。著有 *Über das Peta Vatthu: mit einer Übersetzung der ersten zwei Bücher und einem Glossar* (Leipzig: Drugulin, 1914).

¹⁹ Sutra of Wei Lang : 《六祖壇經》, 為佛教禪宗六祖惠能口授, 弟子法海集錄。

58 MARLBOROUGH PLACE
ST. JOHN'S WOOD N.W.8
MALDA VALE 4987

Dear Mr Yu,

It is unfortunate that you should have let words, which ought to afford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our illusionary minds, become a barrier to understanding, and the cause of unhappiness. You are under a sad misapprehension of what I said about China. When I said that the fate of China would be settled in four weeks I meant that if China could hold out for that period without the life-line of the Burma Road she would be able to re-organise her defences to hold out until supplies could arrive in some other way, and I was as "confident" as you that somehow she would do it, and she did. In the same way it was touch and go in England after Dunkirk, but we won through, as we have done for a thousand years past. If I had had such a poor regard for China's strength should I have worked for various Aid to China Committees from long before 1939? As I said in the lecture I gave at the Wallace Collection on the Religion of China, China has produced the greatest civilisation of which we have record, not excepting India, the greatest art, not excepting Greece, and the greatest or one of the greatest modern armies, although she loathes fighting. Surely, then, the

Dear Mr Yu,

It is unfortunate that you should have let words, which ought to afford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our illusionary minds, become a barrier to understanding, and the cause of unhappiness. You are under a sad misapprehension of what I said about China. When I said that the fate of China would be settled in four weeks I meant that if China could hold out for that period without the life-line of the Burma Road she would be able to reorganise her defences to hold out until supplies could arrive in some other way, and I was as “confident” as you that somehow she would do it, and she did. In the same way it was touch and go in England after Dunkirk, but we won through, as we have done for a thou and years past. If I had had such a poor regard for China’s strength should I have worked for various Aid to China Committees from long before 1939? As I said in the lecture I gave at the Wallace Collection on the Religion of China, China has produced the greatest civilisation of which we have record, [no]^② not excepting India, the greatest art, not excepting Greece, and the greatest or one of the greatest modern armies, although she loathes fighting. Surely, then, the

② 此處「no」疑爲 not 之殘字，因 t 字截斷僅存 no，故以方括號標註。

philosophy-religion of such a people was worthy of the closest study of the 'barbarian' West ?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how words were illusions to divide us, will you be willing to slay the devil that divided us,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est who has need of it help me to give them in cheap and popular form the Sutra of Wei Lang ? If so, I will send you back the copy, and we will get on with it.

I have passed on your cheque to Mrs Furke, who will enter you as a subscriber to the Middle Way, as we now call the Magazine.

Yours in the Dharma,

Charles Humphrey

philosophy-religion of such a people was worthy of the closest study of the ‘barbarian’ West?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how words were illusions to divide us, will you be willing to slay the devil that divided us,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est who has need of it help me to give them in cheap and popular form the Sutra of Wei Lang? If so, I will send you back the copy, and we will get on with it.

I have passed on your cheque to Mrs Burke, who will enter you as a subscriber to the Middle Way, as we now call the Magazine.

Yours in the Dharma,
【手寫字】Christmas Humphreys

D. C. Yu
37 Bishop's Road
Highgate, London N. 6
June 21, 1943

Mr. Christmas Humphreys
58 Marlborough Place
St. John's Wood
London N. W. 8

Dear Mr. Humphreys,

Your letter dated June the 19th. reached me this afternoon, and I hasten to write an answer before I forget it again.

Excuse me for my long long silence, but first of all excuse "me" for "my" un-Buddhist language, because according to Buddhism there is really no "me", and consequently there cannot be "my", so "my" long long silence may after all be simply something which only exist in "your" mind, I mean if "we" suppose that there are such things as "you" and "mind".

But if you say that we are not yet in Nirvana, so there must be conventional "you's" and "I's" in order to fix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ings happening in this world, which is a visible and touchable world,

D. C. Yu
37 Bishop's Road
Highgate, London N.6
June 21, 1943

Mr. Christmas Humphreys
58 Marlborough Place
St. John's Wood
London N.W.8

Dear Mr. Humphreys,

Your letter dated June the 19th. reached me this afternoon, and I hasten to write an answer before I forget it again.

Excuse me for my long long silence, but first of all excuse "me" for "my" un-Buddhist language, because according to Buddhism there is really no "me", and consequently there cannot be "my", so "my" long long silence may after all be simply something which only exist in "your" mind, I mean if "we" suppose that there are such things as "you" and "mind".

But if you say that we are not yet in Nirvana, so there must be conventional "you's" and "I's" in order to fix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ings happening in this world, which is a visible and touchable world,

governed by natural laws no matter what "ism" do we believe in, then my mind must also be something which is governed by these natural laws, and if you know the natural laws and the things which happened to my mind, you may be able to explain my long long silence yourself. Since you are a student of Freudism, Jungism, and occultism, you must be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se laws, which seem to me to be so subtle and unscrutable, and if I give you some facts as indications, you may be able to solve this puzzle for me.

Well I remember that the last time I met you, it was just after the loss of the Burma Road, and you said that the fate of China would be settled in four weeks. Then I said: "The loss of the Burma Road is a severe blow to us, but I have absolute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not reduce by one iota the Chinese people's will to resist and the determination to win, which is incomparab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unitions which we received through the Burma Road." Then you said:

"But I am also confident."

Here the word "confiden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n this context, that is: "I am confident that my prophecy will be fulfilled."

governed by natural laws no matter what “ism” do we believe in, then my mind must also be something which is governed by these natural laws, and if you know the natural laws and the things which happened to my mind, you may be able to explain my long long silence yourself. Since you are a student of Freudism²¹, Jungism²² and occultism²³, you must be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se laws, which seem to me to be so subtle and unscrutable, and if I give you some facts as indications, you may be able to solve this puzzle for me.

Well I remember that the last time I met you, it was just after the loss of the Burma Road, and you said that the fate of China would be settled in four weeks. Then I said: “The loss of the Burma Road is a severe blow to us, but I have absolute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not reduce by one iota the Chinese people’s will to resist and the determination to win, which is incomparab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unitions which we received through the Burma Road.” Then you said:

“But I am also confident.”

Here the word “confiden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n this context, that is: “I am confident that my prophecy will be fulfilled.”

²¹ Freudism：佛洛伊德學說。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奧地利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性學家，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

²² Jungism：榮格學說。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

²³ Occultism：神秘學。

With all your knowledge of psychology, perhaps you did not realize what effect such words would have on an average Chinese, who values his country's independence even more than his life, so if you had said: "I am confident that you will be condemned to death in four weeks' time." the shock would have been smaller to me.

Ever since that time, whenever "I" took out that Buddhist text and tried to do the revision, there seemed to be a devil in me who played all sorts of pranks to prevent my doing it. Even to-day, when I resolutely made up my mind to send you back that book with a nice letter and an apology, it took me one and a half hours to find it, although it was on my table, and right under my nose. After "I" have found the book I scribbled out "d'un seul coup" this letter, which is anything but nice. Can you tell me, was it "I" or the "devil" in me which has written it? Well, I call it the "devil", perhaps it is the "bodhicitta" after all.

Very Obediently Yours

D. C. Yu

With all your knowledge of psychology, perhaps you did not realize what effect such words would have on an average Chinese, who values his country's independence even more than his life, so if you had said: "I am confident that you will be condemned to death in four weeks' time." the shock would have been smaller to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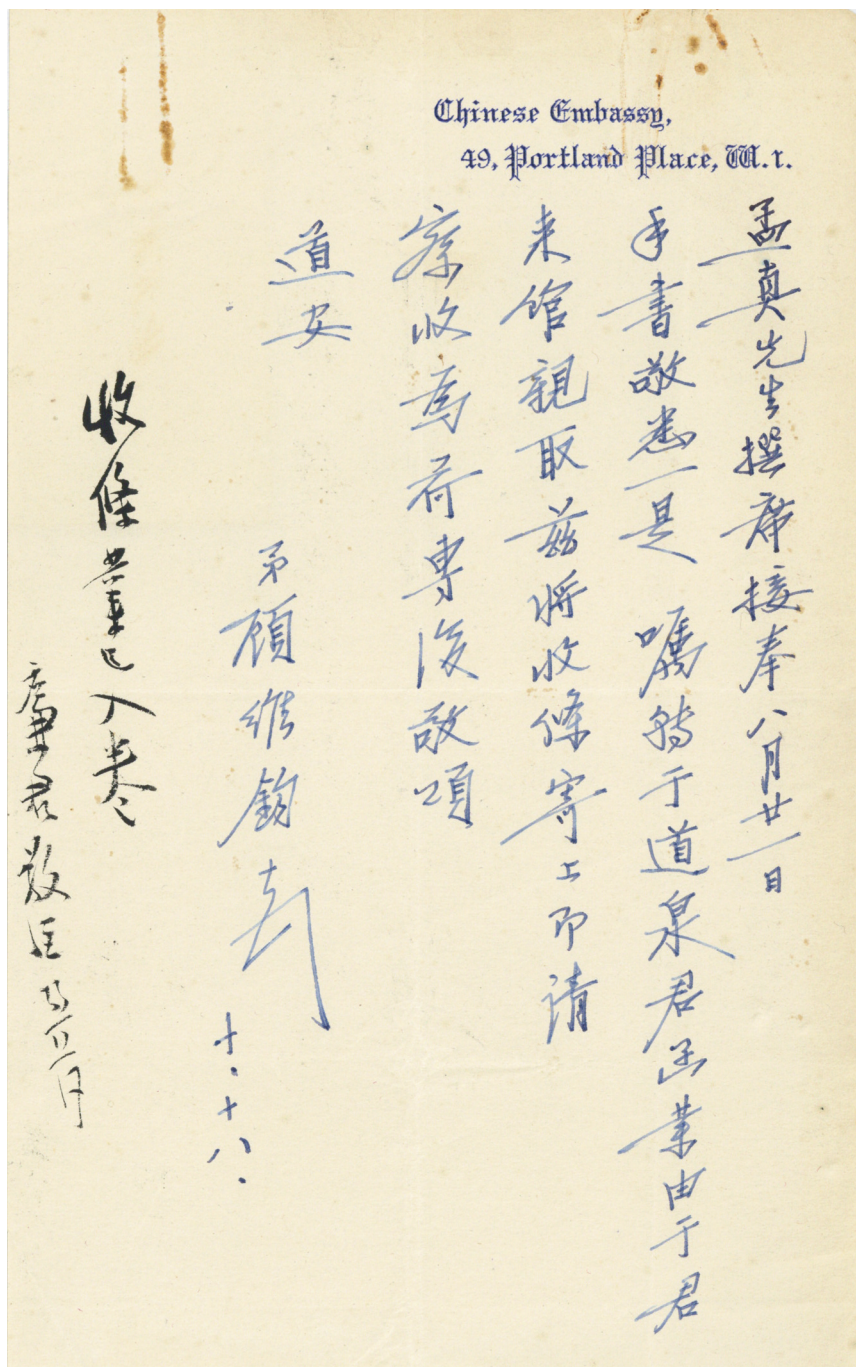
Ever since that time, whenever "I" took out that Buddhist text and tried to do the revision, there seemed to be a devil in me who played all sorts of pranks to prevent my doing it. Even to-day, when I resolutely made up my mind to send you back that book with a nice letter and an apology, it took me one and a half hours to find it, although it was on my table, and right under my nose. After "I" have found the book I scribbled out "d'un seul coup" this letter, which is anything but nice. Can you tell me, was it "I" or the "devil" in me which has written it? Well, I call it the "devil", perhaps it is the "bodhicitta" after all.

Very Obediently Yours

【手寫字】D. C. Yu

9 顧維鈞^❶函傅斯年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

檔號：李 14-24-7



❶ 顧維鈞：顧維鈞（1888-1985），字少川，外交家。曾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與代理國務總理，國民政府駐法國、英國大使、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

Chinese Embassy,
49, Portland Place, W.1.

孟真先生撰席，接奉八月廿一日
手書敬悉一是 囑轉于道泉君函，業由于君來館親取，茲將收條寄上。即請
察收為荷，專後敬頌
道安

弟顧維鈞封

十、十八

【毛筆字跡】收條業已入卷

薦之君教□□□

Chinese Embassy,
49, Portland Place, W.1.

收到自駐英大使館轉寄
之

傅孟真先生航空信一封

于道泉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古今

論衡

Chinese Embassy,
49, Portland Place, W.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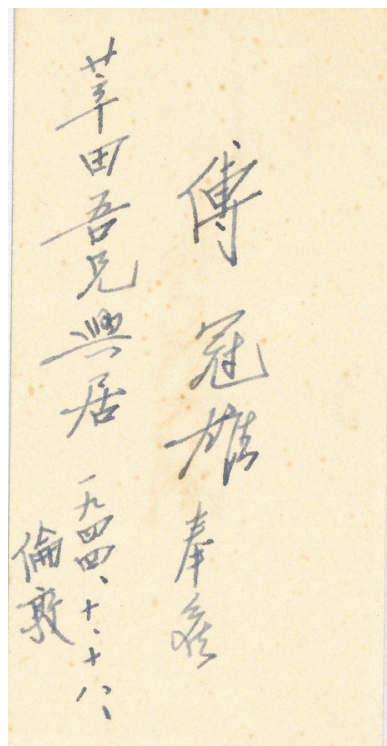
收到自駐英大使館轉寄
之
傅孟真先生航空信一封

于道泉具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古今

論衡



【附件：附片正面】

傅冠雄^② 奉存

莘田吾兄^③ 興居 一九四四、十、十八

倫敦

【附件：附片背面】

Mr. K. H. Fu.

-
- ② 傅冠雄：傅冠雄，畢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並獲北京大學學士學位。歷任駐英使館隨員、駐法大使館二等秘書、駐美大使館參事。
- ③ 莘田吾兄：即羅常培。參見孔令偉、簡瑞瑩，〈史語所早期語文學及內亞史研究相關檔案校注——于道泉（2）〉，頁 187 注 3。

附片煩請羅某田兄
傳冠雄後奉
孟真吾兄興居
元豐十六年秋倫

Mr. H. H. H. H.

古今

論衡

【附件：附片正面】

附片煩請羅莘田兄

傅冠雄笈峯

奉存

孟真吾兄興居 一九四四、十、十八倫敦

【附件：附片背面】

Mr. K. H. Fu.